宋元學案

蘇氏蜀學略表

蘇洵 廬陵學侶

子 軾

孫 邁

孫 迨

孫 過

從孫 元老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晁補之 李植 父中行

秦觀

張耒

李廌

王鞏

李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孫𨖚別見高平學案

孫勴別見高平學案

蔡肇別見荆公新學畧

李格非

子
轍
孫遲
孫适
孫遜

蘇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

張耒見上東坡門人

鍾棐

鍾槩

家勤國——子愿

附師劉巨

家安國

家定國

李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蘇學餘派

紫 祈諸續傳

並二蘇講友

呂陶
東坡同調

李之純——從弟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潁濱同調

任孜——子伯雨——孫象先——曾孫盡言
附見質言

孫申先——五世孫希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任汲

並老泉講友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蘇氏蜀學略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稅見上卷荊公新學略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時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

歐陽兗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書既出公卿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召試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荆公名始盛兗公勸先生與之遊而荆公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荆公用事其言乃信先生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先生言于韓魏公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愚若遂先帝恭儉之德紓百姓目前之患魏公謝之爲省其過盛者禮書既成未報而先生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先生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著有謚法文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先生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梓材謹案張樂全文集載先生墓志題曰文安先生文安其爲主簿縣名也其謚曰文見朱文憲文集）

老泉文集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

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則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攷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

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于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

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不窮也易論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于其旁且俛首

屈膝于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

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儕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于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

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

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樂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

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慮其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淫怨爾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

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詩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變

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
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
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
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
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
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
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
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
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
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
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

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嚚嚚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嚚嚚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

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

而道之權不過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

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

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春秋論

附録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老泉上歐公書如曰近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憑嘗以爲已爲人之訓參之無乃不可

老泉講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汲合傳

任孜字道聖眉山人以問學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明允埒累官至光祿寺丞與弟汲知名于蜀東坡時稱爲大任小任汲字師中通判黃州郡人爲作師中菴任公亭後知瀘州不主開邊之議參姓譜

梓材謹案秦淮海爲瀘州墓表云與兄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是先生兄弟皆老蘇友也

老泉家學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蘇軾字子瞻老泉長子生十年老泉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

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兗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曾子固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兗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若驟用天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荆公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荆公

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有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時荊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例司青苗等法不便于民且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荊公怒唆御史誣奏其過窮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知密州再徙徐州河決曹村先生築隄障之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

並媒櫱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累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濬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先生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毋進好利之臣輕有變改願虛心循理區別邪正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以爲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有六先生與弟轍夙承家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老泉作易傳未成命述其志先生

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雲濠案郡齋讀書志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　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先生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擠排不得安于朝廷鬱憏無聊之甚轉而逃入于禪斯亦通人之蔽也累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參史傳

蘇氏易解

朱子曰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太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

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門倏滉瀁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爲之辯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幷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朱子曰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

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頗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眞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所以爲利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并言之也

朱子曰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

至于命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品物流行莫非乾道之變化而于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朱子曰蘇氏此言最近于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蘗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于浮屠非幻不滅得无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

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于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朱子曰蘇氏以性存于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眞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攷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于[illegible]說

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于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死生壽夭无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于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于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朱子曰如蘇氏之說則命无所容命无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傅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辯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于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无病然其于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陰陽盈天地之閒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閒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无有之際也始離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洽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眞道之似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于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

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謂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无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知夫仁知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謂道則不可合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

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謬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謬乎

昔于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

毫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于立說非特不察于易又不及詳于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

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屬目于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朱子曰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顧以仁知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朱子曰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

不駭于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

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于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于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于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于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于飲

食男女之閒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于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梓材謹案東坡易解與潁濱老子解即謝山序錄所謂蘇氏之學雜于禪者故特爲著錄朱子以是二解與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並駁之謂之雜學辯而友人臺溪何鎬爲之跋云

附錄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于事必求其實于理必求其正東坡謂賈誼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所欲爲賈生痛哭之時灌已死矣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之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荊公得以藉口

又與朱元晦曰東坡初年亦闢禪學其後乃溺之謂其不知道可也概與王氏同貶恐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

劉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尙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于東坡宜若無罪焉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

東玉峰脚氣集曰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至于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澹泊枯槁蓋其本原處歉所以如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東坡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於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靖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蘇轍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與文忠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

因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爲尤切授商州軍事推官時老泉
敕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師既爲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書
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荊公執政呂惠卿附荊公先生與論多
相牾荊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
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荊公曰君
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荊公合
青苗法遂行荊公召用謝卿材等訪求四方遺利先生力陳其
不可荊公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
以祕書省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溫公以荊公私設詩書新
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先生言進士來年秋試日
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至于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急難

施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遷起居郎中書舍人呂汲公爲相先生條論部事多所建白代兄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又奏導河築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李清臣爲中書鄧潤甫爲左丞二人久

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紬元祐政先生諫曰先帝之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疏中引漢武事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殿學士謚文定先生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王偁稱其心聞神王學道有得又曰年年益

加而道益邃道益邃而世事愈淡蓋其名迹與兄東坡相上下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于世參史傳○生著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雲麓漫鈔先

蘇黃門老子解

朱子曰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

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朱子曰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中至正之極亙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為說無一辭之合學者于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

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

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朱子曰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

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朱子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

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

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

朱子曰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邪然則道豈眞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朱子曰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
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
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
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朱子曰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
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
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
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不得其門
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于道也

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朱子曰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于蘇氏遠矣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朱子曰有彼有此則天下嘗有二道也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朱子曰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邪

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閒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于世而世何所資于道邪王氏有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于天

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恩于蘇氏亦云

老泉門人

鍾先生棐

鍾先生槩合傳

鍾棐字子翼虔州人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歿蘇明允歸自江南南遊至虔先生與其弟槩從之遊時明允未爲時所知放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先生獨知敬異之參東坡文集

二蘇講友

家先生勤國附師錫曰

監郡家先生安國合傳

司法家先生定國合傳

家勤國眉山人慶歷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東坡兄弟為同門友王荊公廢春秋學先生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先生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驚歎云 參史傳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晚監郡定國官風康司法參軍宋史著錄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東坡同調

修撰呂先生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侍郎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

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侍郎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之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具之遂書以獻不繆一字第進士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于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數人相繼罷去先生謁告歸還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蘇東坡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辯

不已先生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訕恐朋黨之做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後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為川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黃司業隱欲火王氏三經板而先生攻之其持平又如是

穎濱同調

尙書李先生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

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先生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劒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三遷御史中丞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先生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尙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端叔之儀其從弟也亦與黨籍同上

任氏家學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寺丞孜子㬎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

諫論先生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先生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先生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先生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謚忠敏同上

東坡家學老泉再傳

員外蘇先生邁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綽有父風以政最

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駕部員外郎參姓譜

承務蘇先生迨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同上

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郎東坡𥠖遭貶謫獨先生侍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先生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先生于東坡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初之海上爲文一篇曰志隱東坡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有二叔父欒城每稱其孝以訓宗族參晁景迂集

少卿蘇先生元老

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幼力學善屬文黃山谷奇之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時禁元祐學術東坡方在黨禁先生亦罷提點明道宮先生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坐黨不榮哉有詩文行世參姓譜

東坡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景迂先生說之從兄也聰明強記自幼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文忠先欲有

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官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累除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斂迹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秩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晉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靖節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先生才氣俊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于天得尢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

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官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云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强志盛氣喜讀兵家書嘗介其詩于王荆公荆公謂其清新似鮑謝又見東坡于徐爲賦黃樓東坡謂有屈宋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于朝累除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滕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

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先生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東坡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同上

龍圖張先生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爲文十七作函關賦習傳人口遊學于陳學官蘇潁濱愛之東坡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先生感切知己因從之遊由進士歷官太學錄以范忠宣薦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制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潁州

洺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先生在潁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别駕安置于黄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先生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于騷辭尤長時二蘇及黄晁秦晁无咎輩相繼殁先生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閑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同上

鄉舉李先生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先生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文忠東坡于黃州贄文求知東坡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先生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蕆其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于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二十餘柩歸葬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東坡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東坡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汲公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東坡與范正獻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

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東坡卒先生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爲間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先生嘗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幷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先生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蓋先生經濟博通言達于行不得僅以經生目之矣同上

宗丞王先生鞏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也長于詩從東坡遊東坡守滁州先生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待之于黃樓上謂先生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東坡得罪先生亦竄賓州數月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同上

附錄

劉元城談錄曰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知州孫先生勰

孫先生勴並見高平學案

待制蔡先生肇 別見荆公新學略

員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先生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先生工于辭章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文章受知于東坡娶王氏宣徽使拱辰孫女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並見宋史本傳

潁濱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遲字伯克文定長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婺

州奏減稅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娶之蘇氏始此參金華賢達傳

蘇先生适

蘇适

蘇先生邈

蘇邈穎濱之子穎濱改定春秋集解顧謂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于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于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載之後學儒在于是也參春秋集解自序

穎濱門人

龍圖張先生耒見上東坡門人

家氏家學

知州家先生愿

家愿字處厚勤國之子紹聖初舉進士廷問力詆元祐之政先生對策惟以守元祐已行者爲言任普州樂至令元符初應詔論時政凡萬言後入黨籍禁錮凡十年大觀中始知雙流縣高宗時擢知閬州移彭州初蘇子由讀先生策謂異時當以直道聞至是果驗參姓譜

李氏家學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忠敏家學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合傳

任象先忠敏長子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弟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參史傳

少卿門人老泉三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晁氏門人

忠襄李先生植父中行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東坡

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
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盜起餉絕使督犒師
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授承直郎三上表勸進爲汪黃所忌出知
湘陰縣歷尙書戶部員外郎秦檜當國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
醴陵杜門不仕十九年檜死子諲以戶部尙書居邇列語及龍
飛舊事識先生姓名除戶部郎中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
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淮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
鷰朱草之祥劉鎭遣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乾道二年
以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府本路安撫使以寶文閣學士
致仕還湘時胡文定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
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

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參史傳

司戶家學

庶官任先生盡言 附兄質言

任盡言字元受華亭人象先之子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爲臺官先生授啓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劒未聞林甫之斷棺上聞始劾檜朋黨釋趙豐公子沛罪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蓋自眉山徙華亭者著有小醜毀

蘇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舍人續傳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潁濱續傳

都事蘇先生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終

屏山鳴道集說畧表

李純甫——雷淵——子膺

王學蘇學餘派 宋九嘉

張瑴

李經

王權

張穀英

周嗣明——王德元——劉世安
雷宋同調

張居禮

郝守寧

趙秉文——張邦直

屏山講友

劉從益——子祁——郝經別見魯齋學案

李趙學侶

子郁

張邦直見上滏水門人

王鬱

董文甫——子安仁

滏水同調

宋元學案卷一百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屏山鳴道集說略

祖望謹案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梓材案是卷與上兩卷皆謝山所特立以闢禪學者不曰案而曰略蓋示外之之意云

王蘇學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屏山幼穎悟異常初業辭賦愛左氏春秋更爲經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值元兵起復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屏山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旣而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以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屏山幼自負其

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梓材案先生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有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彀李經王權雷淵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 參史傳

謝山跋鳴道集說曰屏山鳴道集說純翁䶵之詳矣雲濠案汪堯峯文鈔鳴道集說序云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泊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爲雄辭怪辯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

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于程朱無得免者又云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談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間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敢于侮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術浮屠如是之誕而竊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歟迹其偶流弊觀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噫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即或其言間爲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迨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又跋雪庭西舍記曰屏山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溢水而今不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

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源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爲雪庭西舍記后本稱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辯之作滿紙罵厥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噫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

鳴道集說

學者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辯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

雲濠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錄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

能屈
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
學至于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
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

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敎云共著而成書者淸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荊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不縛于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藥可以槩見眞所謂無忌憚之說也

屏山講友

資善趙滏水先生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老人滏陽人幼穎悟弱冠登進士第

調安塞主簿歷官至同知制誥以言事坐免起爲北京路轉運判官泰和初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出爲寧邊刺史改平定州所至有治聲入爲兵部郎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言天變當國者怒爲妖言章不得達貞祐初請守殘破一州上以先生宿儒當在左右不許乃除侍講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集賢院致仕雖已家居朝廷恩遇如故先生亦願聞忠讜進無逆直解貞觀政要天興改元京師戒嚴上命先生爲露布士氣爲振是年夏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雲濠案史傳與墓誌合歸潛志作七十三誤積官資善大夫封天水郡開國公元遺山誌其墓稱其不汨于利欲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自任故其文辨析義理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喜觀佛老之說以窮其指歸然晚年

自編詩文凡涉二家者槩不存錄而以中和讖諸說冠之集首以擬退之明道則猶有扶教傳古之意焉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孟解各十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贊六卷文中子類總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資暇錄十五卷詩文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參元遺山集○雲濠案滏水集二十卷別有十卷則其外集也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原底謝山本爲滏水別立學案而百卷序錄槩之蓋已歸併屏山之後矣

滏水文集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

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闢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達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達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五事繫諸道德仁義信闢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以道德爲虛位闢佛氏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爲

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流爲申韓也與過于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爲孔子 原教

祖望謹案總妙體三字便夾雜佛老家矣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

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眞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旣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于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

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遊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遂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于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傳註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與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愼獨性道教說

祖望謹案此章最斷得平允盡宋人之得失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云寂然

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為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離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中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　胞胎未具

之際佛只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何有過與不及之有耶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如是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

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膚非中乎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爲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

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

上中說

夫道何謂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愼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騖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蟄

者舊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道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誠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卽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穫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糟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

庸也然則夷齊非邪聖人有時乎淸淸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庸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而名之也譬如陽拚于陰則喜陰眦于陽則怒則亦二氣

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于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故此和之致也和說

祖望謹案建炎南渡學統與之俱遷完顏一代遂無人焉元裕之曰國初經術祖金陵之餘波槩可知已垂晚始得滏水子初讀其論學諸篇所得雖淺然知所趨向蓋因文見道者其亦韓歐之徒歟及讀其論米芾臨終事而疑之則仍然佞佛人也迨取歸潛志攷之乃知滏水本學佛而襲以儒其視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雖然猶知畏名教之閑則終不可與屏山同例論也劉從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謂豪傑之士顧其書無傳焉董文甫者亦滏水之

亞也皆附見之聊爲晦冥中存一綫耳

李趙學侶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後寓居淮陽最爲滏水屛山所重工詩文滏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興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滏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諸屛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眞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屛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門集子祁

滏水同調

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 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也以進士累官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醇謹篤實循循當道不喜高遠奇異其于六經語孟之書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其所爲文亦皆論道者居多晚年自稱無事老人然稍參老佛二家臨終豫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子安仁傳其學

屛山門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屛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臣參歸潛志

雲濠謹案先生別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也雲濠案歸潛志云從屏山遊元氏屏山傳亦云李經宋九嘉皆從之遊文章有奇氣學宋祁與雷淵李經埒以進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歷甚著風采以不能事權要累黜晚得風疾遭亂北歸道病卒猶未五十性不喜佛雖與屏山以文相契而時與之爭在關中有楊奐者赴舉貽書屏山薦之曰楊郎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娛之雲濠案知不足齋校歸潛志云二句似有脫誤屏山出其書示人以爲笑以爲挺特守道不同之士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又言其沒于癸巳之難

太學張先生瑴

張瑴字伯玉許州人運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學有聲從李屏山

遊雅尙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參歸潛志

州倅李先生經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屛山見其詩盛稱諸公閒再舉不第拂衣歸同上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王先生權

王權字士衡眞定人又名之奇從屛山遊屛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博學無所不覽同上

司直張無著先生瑴英

張瑴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屛山諸公遊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自號無著道

人同上

雷宋同調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眞定人名士德卿從子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屛山嘗爲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主涑水簿

滏水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張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閑閑本注太玄先生嘗言親受于關

中羅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先生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劉蓬門入翰林先生從之遊後蓬門下世有挽詩為諸公所稱同上

蓬門家學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劉祁字京叔御史從益子以文與元裕之齊名亦見賞于滏水諸公傳其父學終身不談佛歸潛志其所作也

雲濠謹案歸潛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為名謝山鮚埼亭集外編有讀歸潛志語論其與元遺山互委撰崔立碑事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少舉進士不第役魁南京卒年四十八見王秋澗集

御史劉歸愚先生郁

劉郁字文季御史從益之子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參王秋澗集

遷門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見上滏水門人

隱君王先生鬱

王鬱字飛伯初名青雄大興府人也少居釣臺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去釣臺放遊四方又移隱

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遊京師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尙氣自以爲儒中俠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鬱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令人惟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

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道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完顏璹閑閑趙秉文劉從益李獻能王若虛郦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遊從最久者李汾元好問杜仁傑雷琯劉源楊奐劉郁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神川歸潛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揩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是先生可稱劉氏門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又言其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云

雷氏家學 屛山再傳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彥正修撰淵子幼孤篤學以文章稱中統初爲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累遷至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致仕徵拜集賢學士卒諡文穆 參姓譜

周氏門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旣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至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

前後數十百人先生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于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鄉里有喪疾皆親拊問無閒貴賤許人化之年八十而卒參道園學古錄

神川門人蓬門再傳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別見魯齋學案

王氏門人放翁再傳

劉先生世安

張先生居禮合傳

郝先生守寧合傳

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皆許人王仲元門人仲元卒葬諸姚范之村而私心時祀之參道園學古錄

宋元學案卷一百終